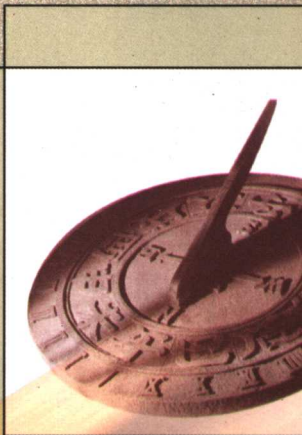


● 主编 郭德宏

中国文化

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ZHONGGUOWENHUA
XIANDAIHUADAOOLUDETANSUO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化 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郭德宏 耿云志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郭德宏, 耿云志主编.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 11

ISBN 7-5601-3330-4

I. 中... II. ①郭... ②耿... III. 现代文化—研究—中国—文集 IV. G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2298 号

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郭德宏 耿云志 主编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会军

封面设计: 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张: 17.25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45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601-3330-4

定价: 29.00 元

前 言

2005年10月25~27日,由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中共抚州市委,在富有文化传统的江西省抚州市联合召开了中国现代文化学术研讨会。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文化热”,文化史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期。20多年来,史学界对中国现代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成果。但是,相对于中国现代史的其他领域来说,现代文化史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中国现代史学会从1980年成立以后,开了很多次学术研讨会,但一直没有专门召开关于现代文化的学术研讨会。因此,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于加强中国现代文化以至整个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认为,中国现代史研究应该密切地和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从文化史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现代史,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突出文化的特点。如果能这样做,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领域不仅可以大大拓宽,而且可以深化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提高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品位。

加强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历史与现实是紧密相连的,研究清楚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都是很重要的。

这本论文集，就是从这次提交中国现代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编选的。有一些论文虽然写的很好，但因为内容和会议主题联系不密切，因此没有选入，特在此向作者表示歉意。

这本论文集的编辑工作主要由我负责。因有的文章注释不详，在编辑时也未无法全部补上，特在此说明。对于书中的缺陷和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郭德宏

2002 年 12 月 31 日

目 录

从“文化”到“文化学”：一门新学科

- 在中国的经历 赵立彬 (1)
- 中国现代文化的特征 胡玉海 (19)
- 20 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左玉河 (32)
- 近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文化现代化的
- 研究综述 陈始发 (70)
- 对新时期文化讨论的反思 陈廷湘 (86)
- 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研究综述 俞祖华 赵慧峰 (95)
- 中国近代保守主义思潮研究综述 赵慧峰 俞祖华 (115)
- 无政府主义与现代中国人的困惑 马 勇 (135)
- 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五四以后
- 中西文化差异之比较 左玉河 (153)
-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转折 陈国清 (171)
- “打倒孔家店”还是打倒秦家店
-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新解读 ... 刘济生 (183)
- 新启蒙运动对中国文化建设问题的探讨 陈亚杰 (200)
- 抗战初期中国知识界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 李小尉 (218)
-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研究与
- 抗日战争论纲 黄延敏 (232)

试论抗战时期的中共文化思想特点	李月兰 (250)
1943 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	
一场论战	刘会军 杨宇辰 (264)
评胡适的真理观	李丕洋 (277)
评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是否重视民主的不同意见	郭德宏 (284)
文学家闻一多的心灵世界	赵书刚 (296)
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	米 琳 (307)
太虚佛教改革思想初探	黄道炫 (317)
20 世纪 30 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	
国家、社会团体与民众的互动研究	李自典 (331)
试论 1958 年“史学革命”中高校的	
群众性大批判	胡尚元 (347)
变迁中的传统、文化与现实	
——20 世纪 20、30 年代作家笔下的南京	侯风云 (365)
略论近代中国城市居民婚姻观念的变迁	
及其影响	彭贵珍 (376)
1949~2000 年: 中国城镇汉族民众服装	
审美衍化	岳 珑 (391)
当代北京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的变化	
及特点 (1992—1998)	朱汉国 张太原 (410)
临川文化古今谈	蒋建农 (432)
保护西部文化资源 促进民族文化发展	兰 芳 (447)
改造、“革命”与建设: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	
语境转换	王 智 (454)
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	
艰辛探索	罗道全 (46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刍议	李庆刚 (477)

大众文化的特征及构建目标	李 勤 (486)
论中国文化的世俗化趋势及其	
健康发展	郭国祥 郭曙岩 (497)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文化 ...	穆 敏 张衍前 (506)
科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	
的作用	闫 朦 (515)
论道德是文化的灵魂	王金锐 (522)
雷锋精神与人生价值	贾玉斌 (532)
“人情开道”的观念文化与难以遏制的	
腐败现象	田步双 (539)

从“文化”到“文化学”： 一门新学科在中国的经历

赵立彬

全部学术产生与发展的终极目的，无不是为着找寻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法则。近代科学的突飞猛进，指示了“科学地”探究这种法则的基本方向，但各门学科的建立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完成这一使命。社会学的发展曾盛极一时，但或趋于琐碎，或更为玄奥。民族学、人类学以自然科学的态度参与了对人类社会的探讨，对以原始初民为代表的小型社会研究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但对于全部人类社会与文化法则的探研还远远没有解决。在这一背景下，“文化学”因时际会，登上了学术舞台，并在西学东渐的整体背景下，被引入中国。^①

① 与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其他领域相比，文化学的学科史研究相对薄弱。1980年代以来，各种文化学概论著作，如刘伟《文化：一个斯芬克斯之谜的求解》（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郭齐勇《文化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李荣善《文化学引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和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等，对文化学在中国发展的简要过程有所涉及。吴克礼《文化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提及了黄文山、朱谦之及其相关著作。黄兴涛《近代中国文化学史略》一文（载《文化史的视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提出应从文化学的方法入手，作全面、深入、细致的历史总结。

一、“Culture”与“文化”

何为文化，是文化学的基本问题或逻辑起点。“文化”一词，在英语和法语中均为 culture，德语中为 kultur，^① 其来源于拉丁文的 cultura。拉丁语 cultura 又是动词 colere 的派生词，其原本的意义是：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神。因此，西方最早的“文化”概念，原意即神明崇拜、土地耕作、动植物培养，主要是指向人对于自然的有目的的影响，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 18 世纪以前，欧洲学术界都将 culture 作其本义使用。18 世纪之后，在西方的语言中，culture 一词逐渐演化为个人素养、整个社会的知识、思想方面的素养、艺术和学术作品的汇集，以及引申为一定时代、一定地区的全部社会生活等等。^② 其概念的外延越来越广泛和丰富，而其准确的定义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充满争议。自 1871 年从泰勒（E.B.Tylor）提出其著名的“文化”定义后，就为后来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研究文化的学者研究文化现象界定了一个基本范围。泰勒将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复合物的基本观念，成为后来研究文化的学者的共识。

西语的“文化”一词，何时由何人从西文或日文翻译为中文，尚待考证。早期的英华字典，对 culture 的翻译仍主要是

① “文化”在德语中另有一词为 bildung，用以表示更为抽象和精神方面的文化。

② 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 页。

耕种的本意。^①从汉语的语源上看,“文”原是表示线条相互交错的象形字,“五色成文”(《礼·乐记》)即彩色交错的“花纹”。它显示了各种事物的多样性和全部内容。“化”从“匕”,是一个会意字,它显示了与“人”的相关性。总之,“文”与“化”的初始含义,离不开人在自然界中的多样性表现。以“文化”翻译西文的 culture,似乎与这一原始意义一致,一方面是注重人在与自然界关系中的主体作用,以“人”为文化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是体现多方面和多样性,从多样的整体上看待人所成就的一切。^②钱穆比照了西方近代文化观念与中国古代文化观念,指出以“文化”对译“cultute”至为恰当。钱穆说:

“(文化学之兴起)在西方不过百年上下之事,但中国古人实早有此观念。《易经》上有‘人文化成’一语,文即指人生多彩多姿各种花样言。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相配合,融凝为一,即是文化。此多样之人文,相互有配合,先后有递变。其所化成者,正与近代人文化一

① 笔者考察了1866—1923年间十数部早期的英华词典,最早以名词性的“文化”对译“culture”的是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英华大辞典》,到1910年代以后这一对译才比较普遍。

② “文化”一词,在中国传统儒学的概念中,主要指“以文教化”,《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正统的解释为:“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孔颖达:《周易正义》)用以“教化”的,便是中国道统上的文物典章制度,如伦常、道德、文字、学术、法制、政治、经济、风俗等等。古代中国没有国际的观念,自视为天下至高的文化,因此不存在从民族的角度来提炼文化的概念。与语源学上的“文”与“化”相比较,儒学关于“文化”的观念,已经是对“文”和“化”本义的一种引申。

观念相吻合。故此一翻译，实甚恰当。”^①

中国近代学者对于文化的理解，受到西方学术界“文化”定义的影响，从而使得中国近代学人在“文化”的释义上近于西方，“文化”一词在中国文字中的意义，则从一般儒学的“教化”，为之一变。梁启超、胡适、梁漱溟、钱穆纷纷以“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一个民族应付它的环境的总成绩”、“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全部历史之整体”来指认“文化”。^② 这些在近代中国思想和学术史上具有至高影响力的人物对于文化的概念，基本上是在接受西方“文化”概念的基础上来加以阐释的。从中可以看出，文化观念在西学笼罩之下，中国的主流学术界，已经与西方学术联为一体。在上述文化观念变化的前提下，专门的文化学学者对于“文化”进行了学科化的界定。朱谦之的定义为：

“文化是人类生活各方面的表现。……我们不但要将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属于文化领域以内，就是政治生活法律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教育生活都应该属于文化领域以内去研究的。”^③

黄文山定义为：

“文化是人类为生存的需求，在交互作用中，根据某种物质环境，由动作、思想、和创造产生出来的伟大的社

① 钱穆：《如何研究文化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东人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8 年版，第 116 页。

②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全集》，台北：义化图书公司 1972 年版，第 307 页。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 4 卷第 83 期。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香港集成图书公司 1963 年版，第 1 页。钱穆：《如何研究文化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88 年版，第 115 页。

③ 朱谦之：《文化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第 4~8 页。

会丛体。”^①

陈序经认为：

“文化不外是人类为着适应这些自然现象或是自然环境，而努力于利用这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环境的结果。”^②

中国文化学学者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反映出西方学术中的文化观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基本走向。文化学在中国的出现，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语境下发生的。

二、自西而东的文化学

文化学起源于欧洲。德国学者皮格亨（M.V. Lavergne-Peguilhen）最早在1838年《动力与生产的法则》一书中使用了“文化学”（德文 Kulturwissenschaft）一词，将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在同书中，作者表示了建立“文化学”这门学科的意向。1854年，德国学者克莱姆（Gustav F. Klemm）以“文化学”命名了他的著作，即《普通文化学》，但这本书并不是系统阐述文化学的理论，而是以说明原始文化作为其主要内容。^③ 尽管如此，他对于文化学的贡献仍然十分巨大，他不仅给后来的学者提出了新的学科的名词和新的学科的定义，而且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推进“文化学”这一新的学科。

文化学的研究也引起了自然科学家的关注。德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威尔海姆·奥斯瓦尔德（Wilhelm

① 黄文山：《文化学论文集》，广州：中国文化学学会1938年版，第12~15页。

② 陈序经：《文化学概论》（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7页。

③ 陈序经：《文化学概论》（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60页。

Ostwald) 1915 年发表了《科学的体系》的演讲, 指出“很久以前我已建议, 把争论中的这个领域称为‘文明的科学’或‘文化学’(kulturology)。”^①他曾著《文化学之能学的基础》, 由化学、物理二科研究所得, 引申应用于阐述人类文化起源与演进。何以用“文化学”为名, 作者有专门的说明:

“所研究之问题, 乃社会构成之现象, 而社会之构成, 总其能事, 亦不过为人群达其共同目的之一方法耳; 人群共同之目的, 以余所见, 即文化是, 因此, 余遂决然以文化学取名, 而曰《文化学之能学的基础》。”^②

“将人类与所有他种动物区分开来的人类特质, 在‘文化’一词中得到理解; 因此, 对于特殊的人类行为的科学, 可能最适宜称为‘文化学’(Culturology)。”^③

德国学者的研究开辟了文化学这一新的领域, 并使新学科的创建成为潮流。在英语中最早使用“文化学”概念的, 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 他的《原始文化》一书第一章的标题, 就是“文化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④这一本书, 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对后来的学者影响很大。此后, 英语著作中便较多地出现了“文化的科学”(The Science of Culture)或“文化学”(Culturology)的概念。

1910 年代, “文化学”开始在俄国出现。俄国理论和文学

① L. A. White: The Science of Culture: A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49, p411.

② 威尔海姆·奥斯瓦尔德(Wilhelm ostwald)著, 马绍伯译:《文化学之能学的基础》, 台北: 大江出版社 1971 年版, 序第 1 页。

③ Wilhelm ostwald: Principles of the Fheorv of Education. 转引自 L. A. White: The Science of Culture: A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49, p397.

④ E. B. Tylor: primitive CultLme, VO1. I London, Lowe & Brydone (Printers) LTD. 1871, P1.

家安得列·别雷于1910年在题为《象征主义》的论文集中专门论述了“文化问题”，1912年已使用了“文化学”的概念。此时俄国的文化学，是针对当时俄国文化转轨的现实而兴的，^①遗憾的是，它不仅在世界文化学的学术史上没有产生影响，甚至在俄国后来文化学的大兴时期，也基本上被学术界所忽略。

罗伯特·路易（Robert H. Lowie）在1936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预示了将要建立一门研究文化自身的科学，以超越文化史、民族志、人种学和文化人类学，指出：

“每一个明确划定的事实的部分，都需要一种记录和解释其现象的知识。自过去的一百年来，已经日益清楚地表明，文化——有着社会需要的思想和实践的总和——代表着这样一个清晰的领域。过往对此的训练已经大量被加上‘文化史’、‘民族志’、‘人种学’、‘文化人类学’的票签。可能从文化的研究中产生的更宽泛的原理在度量所有的（文化）水平时将得到使用。”^②

受他们影响，莱斯利·怀特（L. A. White）坚决主张用“文化学”的概念来表述这一新兴学科。他从1930年代就在授课中采用了这一术语，并在1939年出版的《近似术语问题》中首次公开使用“文化学”（culturology）。^③他将文化学与其他学科进行了比较，认为既然关于哺乳动物的科学叫做哺乳动物学（mammalogy），关于音乐的科学叫做音乐学（tausicology），关于细菌的科学叫做细菌学（bacteriology），诸如此类，那么，

① 林精华：《民族主义的意义与悖论——20～21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化转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② Robert H. Lowie: Cultural Anthropology: A Scie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2, No. 3, 1936. 11.

③ L. A. White: The Science of Culture, A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49, p411 ~ 412.

关于研究文化的科学当然也能叫做文化学（culturology）。他指出“文化学”一词的意义是：

“它揭示了作为一方的人类有机体与作为另一方的超机体的传统即文化的关系。这是创造性的，它建立和规定了一门新的科学。”^①

总的来说，文化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学科综合的需要。文化学在西方也是一门发展较迟的学科，因此专门以文化学的理论和实践作为主题的著作，很晚才有出现。与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不同，西方文化学在中国的影响，没有一开始就从大量现成的西学专著的翻译着手。但是，理论的预备仍然显示出一门新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基础作用。由于文化学与社会学和人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基本理论多来源于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因此，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实际上也起到了理论的引进和奠基作用。

作为学科的社会学传入中国，对于文化学的兴起有着重要的意义。清末以来，西方社会学著作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其重

① L. A. White: *The Science of Culture, A study of Man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1949, p415.

要的,约有20余部被译成中文。^①而从学术渊源上看,文化学实际上脱胎于“文化人类学”,因此,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于“文化学”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人类学”一

① [英] 亚当·斯密 (Adams Smith):《原富》,严复译,1900年。[日] 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章太炎译,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英] 斯宾塞 (H. Spencer):《群学肄言》,严复译,1903年,上海文明翻译局。[日] 有贺长雄:《人群进化论》,麦仲华译,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英] 斯宾塞 (H. Spencer):《社会学原理》,马君武译,1903年,少年新中国社。[美] 吉廷史 (F. H. Giddings):《社会学提纲》,吴建常译,1904年。[英] 甄克思:《社会通论》,严复译,190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美] 爱尔华 (C. A. Ellwood):《社会学及社会问题》,赵作雄译,1910年,商务印书馆。[法] 黎朋 (G. Le Bon):《群众心理》,吴旭初译,1920年,商务印书馆。[法] 黎朋 (G. Le Bon):《群众》,钟建阁译,1920年,泰东书局。[英] 麦独孤 (W. McDougall):《社会心理学绪论》,刘延陵译,1922年,商务印书馆。[德] 缪禄楼 (F. Muller-Lyer):《社会进化史》,陶孟和译,1924年。[美] 摩尔根 (L. H. Morgan):《社会进化史》,蔡和森译,1924年,民智书局。[法] 涂尔干 (E. Durkheim):《社会学方法论》,许德珩译,1925年,商务印书馆。[美] 亚尔保 (F. H. Allport):《社会心理学》,赵演译,1931年,商务印书馆。[美] 鲍格达 (E. S. Bogardus):《社会思想史》,钟兆麟译,1932年,世界书局。[美] 索罗金 (P. A. Sorokin):《社会变动论》,钟兆麟译,1932年,世界书局。[德] 阿贝尔 (T. Abel):《系统社会学》,黄文山译,上海,华通书局,1933年。[美] 季林 (J. L. Ginn)、卜勒克马 (F. W. Blackmarl):《社会学大纲》,周谷城译,大东书局,1933年。[法] 涂尔干 (E. Durkheim):《社会分工论》,王力译,1935年,商务印书馆。[美] 索罗金 (P. A. Sorokin):《当代社会学学说》,黄文山译,1935年,商务印书馆。[美] 奥格朋 (W. Ogburn):《社会变迁》,费孝通、王同惠译,1935年,商务印书馆。[美] 哈尔 (K. D. Har):《社会法则》,黄文山译,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美] 季林 (J. L. Gillin)、卜勒克马 (F. W. Blackmarl):《白季二氏社会学大纲》,吴泽霖、陆德音译,1937年,世界书局。[英] 马凌诺斯基 (B. Malinowski):《两性社会学》,李安宅译,1937年,商务印书馆。[美] 季林 (J. L. Ginn)、卜勒克马 (F. W. Blackmarl):《社会学原理》,陶集勤译,1942年,新文化书店。[德] 孟汉 (K. Monnheim):《知识社会学》,李安宅译,1944年,商务印书馆。主要根据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韩明汉:《中国社会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10页。